



“艺起前行——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”于11月中旬圆满闭幕。对本次参演的外地剧目做一次梳理,分析它们在题材选择、主题呈现、艺术风格上的坚持与变化、守正与创新,为上海的舞台艺术创作提供参考和借鉴,堪比那缤纷花事虽过,空中犹有余香存焉,既当过往的回味,又作未来的期待。

此次外地展演剧作的一个明显特点是,题材多为本土,人物多为本地,故事大多围绕本土本地开展,同时向外辐射。北京京剧院京剧《李大钊》、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彩调剧《新刘三姐》、西安话剧院话剧《长安第二碗》等均如此,从而形成了一种现象级景观。可以看到,主创们怀着对本土人物、故事、风土人情的热烈情感和强大自信,作了深入的思考、深度的解读和深远的开发,并以独特的戏剧构思及艺术手段展现出来。例如川剧《草鞋县令》演绎清嘉庆年间什邡县令纪大奎勤政廉政的故事,这是川地真人真事,以家乡剧表现可谓理顺、情畅而艺达。又如话剧《深海》以相似的戏剧结构,表现了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黄旭华的事迹,黄旭华院士是广东省汕尾市人,他的几十年心路历程由广州话剧院来演绎,自是顺理成章——君是本乡人,最知本乡事,这是“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”更切近、更鲜明的体现。

在众多再现日寇攻占南京、中华民族遭遇浩劫的文艺作品中,江苏大剧院的话剧《朝天宫下》显得特立独行。该剧并未表现战斗场面,也不展示屠杀惨状,而是演绎了几位文化人在南京朝天宫中守护一批“南迁文物”的故事。这台以“文化抗战、文脉抗战”为核心主题的话剧,仰仗于江苏本土、南京当地曾发生过的一段真人真事。概言之,历史的“地气”撑起了创作的底气、艺术的勇气和戏剧的场气。更可贵的是,《朝天宫下》百分百地使用了本土编导演员,实现了“就地取材、就地用人、就地生产、凸显江苏原创水平”的追求。所谓“文章脚下做,不须远方求”,要注意的是,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,这一创作现象及趋势与本土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的增长有关,与文化开放同步、艺术信息共享的现实有关。这与十几年前戏剧创作在题材上好高骛远、在主创上舍近求远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
许多外地剧目在深挖并呈现本土历史、人物和事件的同时,又根据剧本实际,在思想性上拓宽广度、在艺术性上尝试突破、在观赏性上进行强化,力求使作品既具备扎根本土的魅力,又拥有走向



上海舞台可向兄弟剧种学什么

◆ 胡晓军

全国的能力。《草鞋县令》作为原创作品,既保持了主唱腔和“帮打唱”,又特意以名角为核心,添加了不少超出传统程式的唱做手段,更掺杂了一些当代词汇。此举效果优劣,暂时不谈,却可看到外地戏曲原创勇于革新的胆量及践行能力。

尤其值得关照的是常州市滑稽剧团的《陈免生的吃饭问题》,将本属于话剧的沉重主题与本属于滑稽戏的诙谐风格,十分完美地结合了起来,完成了一次对滑稽戏本体有力且有效的突破。该剧以时间为线索,演绎一个农民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五十多年的悲欢遭际,该剧视角独特,开掘深刻,表现曲折,笑料充足且有的十分巧妙。最关键的是,主创对这一剧种作了明显的改造或大量的拓展,诸如主演一演到底、台词全部用普通话、取消“什锦戏”等等。尽管对演员作了偶戏化装的处理,并加入了众多人偶的舞蹈场面,但该剧依然难以阻止观众产生“名为滑稽戏,实为话剧”的印象。笔者的看法是,该剧主创借用了滑稽戏的躯壳,注入了北方话剧的厚重质感,却也保留了滑稽戏的闹剧质地,再加上人偶戏提供的夸张因子,产生了传统戏曲性的间离效果,营造了类似荒诞派的滑稽风格。该剧的步子貌似迈得很大,但从历史上看,滑稽戏正是由话剧派生而来的新剧种,因此该剧仍以滑稽戏命名,也不能算名实悖离。总之,《陈免生的吃饭问题》既坚持了“滑稽戏的生命是笑”(童双春)之说,又坚持了“话剧绝不是由人来白相的”(田汉)之言,是一台公认的好戏。我们与其多争论其在剧种定位上的“错位”,倒不如多欣赏其对本体的一次卓有成效却难仿效的突破,一次度身订制而难以复制的成功。

笔者认为,任何艺术创作,对观赏性的注重和投入是极重要和极必要的。若观赏性低下,主题思想再好也无法感染观众、赢得人心;若观赏性上佳,则其义自显、其意必彰。这在上海近几年出品的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杂技剧《战上海》等身上已有了最鲜明的印证。归根结底,广阔的生活基础、开放的创作观念、丰富的表达手段,使“主旋律”找到了思想提升的平台、艺术突破的可能、争取观众的资本。正所谓“艺”起前行,这是舞台艺术工作者对传统、对艺术的主动探索,对社会、对观众的应有回应,对新时代新征程的一次昂扬奋发的践行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黄金随人心,是福亦是祸

——影视剧中的金钱观 ◆ 杨晓晖

电影《喜宝》上映,亦舒的粉丝恶评如潮,非粉丝无动于衷。

并不是因为亿万富翁助存姿香港港澳的无敌海景房,改作了苏州园林式样碧玉小家;不是富人派对上的乐队品质,看上去像欧洲街头流浪艺人的腔调;不是富豪书房里的书像是售楼样板房里的假书;也不是女主角的豪华卧室床头摆的数个雕塑很可能会砸死人。一个21岁读英国剑桥圣三一学院的年轻女孩与一个65岁购买了青春的超级富翁,我们介意的是,一个关于金钱的寓言与讽刺剧,硬生生被拍成了一部爱情电影。

写于1979年、背景是香港的《喜宝》,40年之后,再被翻拍,关于金钱、关于女人与金钱的关系,在社会习俗与人们的观念上与过去已经有很大差异了。财富并不能创造智慧,而智慧可以创造财富。今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两位欧美女科学家,又美又飒。有了财产再也不上学的女孩,适合做今天的女主角吗?“我要很多很多的爱,如果没有,就要很多很多的钱,如果再没有,那就要健康。”这是喜宝著名的口头禅,也是小说塑造这样一个欲望奇大、出身卑微的穷女孩的噱头所在。

巨富勳家一家人都是不幸福的:自杀的自杀,发疯的发疯,失踪的失踪,暴死的暴死。金钱是毒蛇,这只能安慰穷人。一方面在炫耀金钱带来的那种金光耀眼志得意满,一方面又批判金钱有罪惴惴不安,这也是影视剧中最容易犯的毛病。只有聪明的编导才注重拍好故事本身,而不做狭隘的“愤钱族”。陈建斌与李一桐合演的《爱我就别想太多》被人诟病,就是整个立意有毛病。身家数十亿的中年富翁冒充打工族去征婚,一张不过普通大叔的面孔,希望年轻姑娘爱上的是他的人而不是钱。最后放下大企业去做包子铺。女的呢,蔑视金钱,却用别人的钱购买整排的时装、充当公益大使。

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”——2500年前的孔子,将“我与金钱”的观念表达得何其通达。电视主持人吴四海先生在他翻译的

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作品《论语与算盘》“仁义与富贵”一章中引一首和歌:“黄金随人心,是福亦是祸。”涩泽荣一说:“一个人财富越多,也就意味着他受国家和社会的恩惠越多,为了报答社会,就有义务加入救济贫困的行动中,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。”“金钱既可贵又可卑,它的可贵完全在于使用者的人格高尚与否。”

对于拜金主义的讽刺与批判,艺术效果上,很少有超过《百万英镑》的,那是马克·吐温发表于1893年的小说。“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百万大钞”——随之出现的各种嘴脸,因此被改变的命运,幽默的珠子一个接一个。就此记住了电影中被两位富翁打赌的穷小子格利高里·派克。他的女友在知道了他真正的身份后,没有悔意:“破屋子里的爱情一定是很有诗意的。”波震是富翁的千金,她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贫穷是怎样的。

国产电视剧中将发财致富的故事演绎得令人难忘的,是10年前28集的电视剧《青春不言败》澳门回归的背景。江门农村的男青年刘华盛让弟弟念大学,自己去澳门投奔舅舅。他是被一个叫黎叔的同乡骗去澳门的,所谓生了病的舅舅压根就没有任何财产让他继承,已经死亡并欠下医药费。茶楼老板要华盛在茶楼里白打三年工替舅舅还债。华盛在澳门从零开始,他努力好学,每一段经历都变成积累与财富。忠厚与精明、大度与细心、谨慎与大胆、原则与灵活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。跳开对手挖的坑,不翻反赢。老天成就的是有大志懂感恩的人。黎叔其实是一个无赖,有了钱就去赌博,吃不起苦,也无法信任,不断给华盛找麻烦,几次坏他的事。但刘华盛始终包容他接纳他,因为他是领自己进澳门的人。

美剧《欲望都市》中的女主角莎曼萨,有一天弄到了一个假的名牌包包,欣喜若狂,带领姐妹们找到销售小贩,等见到满坑满谷的假名牌包包后,马上倒了胃口。喜宝那一个抽屉里整排整排的大钞也是这样。这样的钱有什么意义呢?小说可以任性写,但电影直观,像印钞机流水线出来的东西。钱若有知自己被这样戏谑变贱,怕也是要生气的。

未来已来,你准备好了吗?

◆ 詹皓

2020年11月中旬,一周内几乎同时上演了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、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、Art021当代艺术博览会,三大博览会劲掀艺术浪潮。放在全球重要艺术版图上看,当巴塞尔艺术展、威尼斯双年展、弗里兹艺博会、迈阿密艺博会统统因为疫情而被抹去实体展后,今年秋天,上海的国际艺术品交易月相当于全球率先启动、率先复苏的艺术季,博览会现场人气飙升,商机充沛,这还是在海外藏家旅行受限的情况下取得的。期盼中的惊喜,让人看到了上海作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的模样。

漫步西岸博览会、Art021当代艺术博览会,这两个人气最旺的博览会观众层面非常接近,尤为一致的是,几乎都看不到中老年观众,再回想,往年也是如此。西岸博览会和Art021上,画廊们带来的,几乎全都是潮流、时尚、能打卡、稀奇古怪的当代艺术品。

在这个艺术之都,艺术的口味分野其实非常明确,传统艺术爱好者与当代艺术爱好者几乎是两个阵营,很少能串场的。

不过这也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。比如正在上海展出的莫奈油画《日出·印象》,在它诞生的148年前,也绝对属于大家都看不懂的当代艺术,它不画具象,只画大概印象,莫奈在当时的破圈姿态,也许跟现在的艺术家把各种建筑材料堆到画布上一样。

在Art021展厅里,我发现陈逸飞的画挂在那里,犹如老派绅士走进了迪厅。有人戏说,中国中老年观众的欣赏极限,到毕加索为止,而年轻人的欣赏口味,则从毕加索开始。假如一定要做到美美与共的话,目前来讲,大概也只有西方印象派了。

不能欣赏当代艺术不是错,毕竟,当代艺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,还需要时间的淘洗。对于自己不习惯的东西,走远点也是一种姿态。

不过,对于买画就是博未来的买家来说,未来的大师,应该已经出现在博览会场子里了,但究竟是谁,还需要时间仔细排查,这个排查过程,能让买家极度兴奋,也能让相当一部分人发出浩叹。

那么,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在欣赏口味上的分野能不能被打破呢?

年轻藏家代表着收藏界的未来,透过西岸博览会和Art021,我们看到未来已来,而且“来势汹汹”。对于这些具有国际眼光的年轻人来说,经过光怪陆离的当代艺术的刺激,并且从观念上接受了艺术就是不断打破传统,很自然,他们就会远离因循守旧的传统艺术。

不过,年轻人将来总要成熟,其心态和欣赏口味肯定会发生变化,也大概率会变得更加宽泛。

值得肯定的是,经过这些年当代艺术推手们的不断努力,欣赏更具国际语言的当代艺术已然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。经过这种生活方式培训出来的欣赏眼光,当然不会再局限于程式化太强的传统艺术。但是传统艺术中的经典,也终究依然会在未来的某个地方,等着现在的年轻人。

博览会上爆棚的人气,对画廊和艺术家也有巨大的触动。从商业上说,画廊和艺术家很难漠视市场潮流。年轻人必将成为收藏界的主流,从这个角度观察,未来,其实已经基本挑明了姿态。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艺术家、爱好者、藏家或者画廊机构来讲,势必会在传统和当代的分野当中,继续撕扯下去。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